

# 温泉里的情思

赵宏兴(省签约作家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已是秋天的时光了,一池子水,露天呈现在天空下,清澈见底,阳光照在上面,有着透明的境地,水与周围的山石、青草、大树融合在一起,显示着勃勃的生机。导游说,这就是半汤的温泉了。我不大相信,这个季节,一般的水都有深深的凉意了。我把手伸进去,水果然是热的,热量沿着皮肤往上漫延,我欣喜地到了池子里,水立刻浸透了我,温暖包裹了我,我的思绪陡地涨了起来。

我喜欢这样水的名字——温泉。水是温柔的,它常年保持着一个温度,不冷也不热,这种情怀,总让人觉得这不是水了,而是一个人的情怀。

浸在温泉的水里,我想起川端康成的小说《雪国》来,小说中岛村乘火车去雪国的温泉旅馆度假,邂逅了艺妓驹子,并被她的清丽和单纯所吸引,岛村觉得驹子“每个脚趾弯处都是很干净的”,就这样,岛村爱上了驹子,以

后两度到雪国和驹子相会。川端在小说中写道:“苦闷、忧愁、悲哀——也就是一切不能如意的事才是使人感动最深的。”虽然,我浸在这一池温泉里,心没有岛村的“哀愁”,但来之前,我正在为一部长篇小说的结构烦恼着,这本书是我的重要作品,现在,我的思想忽然洞开了,知道了小说中的人物该往何处去了,我激动得想在这水面上写下一些字来。

雪国的温泉因为有了川端的小说而出了名,半汤的温泉,也留有不少文人的脚印。我最喜欢的是唐代诗人罗隐为半汤写下的一句诗:“游水鱼心知冷暖,濯缨人足识炎凉。”诗人借温泉之水寓意了人生,多么深刻。现在,这半汤的泉水,又是如此的浸泡着我,我身子里诞生的意境不知道是不是罗隐带给我的。

朋友来了,我们一起浸在水里,聊着天,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俗事,带着我们在现实

中的温度,在温泉的水面上,漂浮,氤氲。

水池的周边是草地,上面有着喷头喷着浓浓的水雾,我小心地用手去抚摸了一下,并不烫手,而是一层凉爽,水汽下的草叶子顶着一层亮晶晶的露珠,像在乡下的清晨。泡得累了,我走到亭子里坐下来,过去紧缩着的身体,有了柔软与空间,皮肤上仿佛覆盖了一个人的叮嘱。我要感谢这水的。抬眼望去,水就在不远处的池子里,仍然敦厚着、温柔着。它是一双眸子。我又一次轻轻地走了下去,走进了她的深处。

# 善待每一棵树

刘康凯(苏州大学博士、诗歌评论家)

在半汤生活六年了,我渐渐喜欢上这个地方。这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是,这里有很多风景独好的疗养院,我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后花园。这些疗养院在上世纪曾经辉煌一时,但时光荏苒,人事代谢,它们已经繁华不再,有的甚至沦为纯粹的废园。不过时光不会亏待阳光下的每一件事物,在剥夺它们车马喧嚣的繁华时,也赋予它们更为丰富和深沉的美。

有一段时间,我特别喜欢去空疗依汤山西坡而建,站

在坡上望去,只看到树木参天,一片绿色的海洋。沿着一溜灰暗的石墙往前走,然后从一个坍塌的豁口跳进去,就跳进另一个世界。数不清的树映入眼帘,遮天蔽日。林中光线幽暗,鸟声啾啾。地上一层厚厚的腐叶,散发着一股带着潮气的清香,上面点缀着星星点点白色的鸟屎。一大片林中空地上长着半人深的荒草,有着肥大花序的红商陆,散发着深郁香气的藿香、挑着蓝色铃铛的沙参和桔梗、红蓼和紫苏、鸭跖和苍耳……它们不分贵贱贤愚地生长在一起,蓬蓬勃勃,却不吵不闹。几栋简朴的老旧建筑谦卑地隐身在树荫里,有的几近颓圮。但我在它们身上看到了一种得道者的萧疏之美。依坐在一棵大樟树下,闭目听着风声和鸟声,我感到人世远了,树身的汁液在汨汨往我身上流注。

后来外出求学,到空疗的机会就少了,再后来,听说半汤要搞大开发,空疗已经被深圳的一个大公司买下,准备建成一个很大旅游娱乐场所,就再也没有去过。我知道,那一片曾经属于我的美丽园子,就要消失了,从此我只能在记忆中访问它们了。

没想到几天前再次来到这片园子。省内一批作家



在这新建的宾馆里搞中秋笔会,我有幸与会。让我稍感意外的是,那片园子还在,那些我熟悉的树木还在。它们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遭受斤斧之灾。我在心底笑了。年轻儒雅的公司负责人适时地向作家们取经问道。当作家们表示对那些树木命运的担忧时,负责人微笑着告诉我们,他们不会动每一棵树的,开发时他们会给每一

棵都做上编号,每一道施工措施都会尽最大可能不伤及这些树木,因为这些树木也是他们的财富。

我心下甚感欣慰,也许我以后不用只在记忆中访问它们了。只是,如果我们的每一个开发商都懂得善待树木该多好啊。那样,我们的人生终究会保留一份诗意。因为,没有诗意的人生是不值得留恋的。

著名作家、  
书画家御泉庄中秋笔会



半汤御泉庄

